

惶者自白

『即使万一出现个

狙击手也不怕了。中国

的外交官

和记者们把江总书记

围起来了。』

无意中听到日本

警方两位

官员的对话，

我不禁

冒出一头

冷汗……

姜波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惶者自白

姜波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惶者自白/姜波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11

ISBN 7 - 205 - 05443 - 5

I. 惶… II. 姜… III. 姜波—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2008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9 千字 印张: 9 1/4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业宏
封面设计: 张业宏

责任校对: 吴广君
版式设计: 张业宏

定价: 18.00 元

“即使万一出现个狙击手也不怕了。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们把江总书记围起来了。”无意中听到日本警方两位官员的对话，我不禁冒出一头冷汗。

壹

“六·四”风波之后，国外反华势力空前猖獗。即使在一衣带水、在西方国家中对华政策“领先半步”的日本，我们中国记者的工作环境也是空前艰难，就更不用说外交官们了。电视里、报纸上，责难中国的言论不断；大街上，右翼高音喇叭宣传车吵得烦人；信箱中，塞满了反华反共的传单书籍；电话铃响，不时有莫名其妙的漫骂……

当然，致力于两国友好还是主流。所以，在西方国家还联合对中国实行制裁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果断地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共商两国友好大计和日本天皇访华等事宜。宫泽首相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我们像重视日美关系一样，重视日中关系。”

那年三月的一天上午，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敲门。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日置宪一（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是我所居住的东京目黑区警察署的巡查部长，也就是外事警察。“贵国的江总书记不久将访问日本，我们目黑区警察署今年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护好在目黑区的中国人的安全，尤其是公派人员的安全。如果需要，在总书记访问前后，我派个警察在你家楼

下站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那儿我已经派人去了。”我说自己没那么“珍贵”，谢了他的好意。他临走时嘱咐我，近期最好不要到靖国神社等右翼活动猖獗的地方去，出门前看看汽车有没有什么异常等。

日本右翼分子真是讨厌，由于受到一些经济团体的资助，他们的活动能量很大。江总书记抵达那天，除了新华社派了两个记者去机场现场报道外，其余的中国记者都在总书记将下榻的日本迎宾馆等候。围着迎宾馆，不停释放噪音污染的右翼宣传车开了一圈又一圈，我问警察为什么不赶走他们，警察说他们有言论自由。什么言论自由，分明是胡说八道。贵宾车队抵达前半小时，突然寂静无声。按照日本警方的说法，如果这时右翼再闹腾，就属于干扰国家外事活动了，这才可采取行动。

尽管日本警方竭尽全力，还是发生了让人意外的一幕。日本是个礼节颇为烦琐的国度。当时，江泽民同志担任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日方邀请的身份是“公宾”，而不是像国家主席那样的“国宾”。所以江总书记关于构筑中日世代友好的重要演说不能在日本国会大厦举行，而放在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大礼堂。虽说这大礼堂可容纳更多的听众，社会影响力更大，但不像日本大厦那样戒备森严，而且入场票是由日中友好协会发放，这就给警卫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就在总书记热情地演说时，一个家伙突然喊起了反华口号，全场为之一惊；日本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转瞬间就把那个小子按在地上，马上押出了场外。到底是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处变不惊，看都没看那小子一眼，以自己的平稳的语调和节奏继续他的演说，全场响

起了一阵阵更加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因为两国友好是人心所向，个别跳梁小丑阻挡不了历史的潮流。



这是“六四”风波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江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果敢气魄和高瞻远瞩，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联合制裁，开拓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所到之处，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四月樱花别样红》是我4月9日写下的报道——

朝霞，染红了新宿御园的樱花树。这座久负盛名的日本皇家园林，自1949年对平民开放以后，与上野公园一道，成为日本东京赏樱的圣地。

樱花，日本的国花，4月是她的季节。8日这天，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与福田、铃木、中曾根、竹下、宇野、海部6位前首相共进工作早餐之后，应邀来到新宿御园观赏樱花。

9点25分，江泽民总书记一下车，就被一群身着和服

的日本少女团团围住。她们用中日两国语言唱起了《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大海啊，故乡》、《樱花》等人们熟悉的中日歌曲，原来她们就是曾为中日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日本新制作剧团的演员们。钱其琛外长对江泽民总书记说：“她们唱得真好。”江泽民说：“是很有味道。”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姑娘们又唱起了被一位日本记者称为“第二国歌”的《歌唱祖国》。江泽民同她们一起引吭高歌。新制作剧团团长真山美保称赞说：“总书记的声音真好。听说钢琴弹得也不错。”

阳光洒在开阔的绿草坪上。在一片友好林前，新宿御园管理事务所所长上野介绍道：“这种樱叫‘一叶樱’。之所以有一叶美称，是因为它的花瓣是绯红的，花骨是绿的，看上去像一片绿叶。”江泽民听了后点点头说：“非常漂亮。中国有句话‘桃花红，春意浓’，在日本是



樱花盛开时节，东京上野公园总是这样人山人海。所以有人说，日本男人并不是赏樱，而是趁机喝酒

‘樱花开，春意浓’啦。”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真山团长、上野所长与江泽民一行合影留念，江泽民用日语招呼道：“大家一起照吧。”和服、樱花、绿草，簇拥着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在蓝天白云的辉映下，呈现出一片春意盎然。

20分钟过去了，江泽民一行还要去会见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出席民间经济团体的午餐会，下午还有记者招待会等

日程安排。在江泽民与有关人士的道别声中，新制作剧团的演员们一边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一边跳着日本舞蹈。最后，江泽民提议：“咱们唱一首《北国之春》吧。”“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歌声在绿草樱花之间回荡。

坦率地说，这其中很多情节并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而是委托使馆的一位朋友认真记录然后向我转述的。因为日本警方规定太严格，除了新华社和日本NHK各派一名记者外，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刚跨出警戒线一步，就被拽回；就连大使和总书记的警卫也都只能对我们报之以同情的一笑。

到了与岛，我们就“自由”了，日本警方任我们自由活动。我们也紧围着总书记，生怕漏听一句话。

“即使万一出现个狙击手也不怕了。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们把江总书记围起来了。”无意中听到日本警方两位官员的对话，我不禁冒出一头冷汗。

料峭春寒。在这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警方的担心和戒备并不是多余的。

这是日本濑户内海中的与岛，也是观赏濑户大桥的最佳制高点。不远处，就是长长的密如蛛网的大桥钢架，藏上个把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当然，日本警方事前一定会拉网式地彻底“扫荡”一番。此时，警视厅的船只也正在海上警惕地游弋着。也无怪乎，从东京到大阪，一路上一直不准我们记者接近江总书记的日本警方，在这里破例了。一上岛，大家就欢天喜地地簇拥着江总书记。我离开人群想找个好位置拍张照片，无意中听到日本警方的“庆幸”。

这濑户大桥真是雄伟。日本是个岛国，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所组成。北有青函隧道，南有关门大桥，中有濑户大桥，这样就把四个岛的地面交通连接了起来。在与岛观览台上，日本香川县知事平井介绍说：日本将通过三座桥梁连接本州岛和四国岛。有两座大桥还在建设中，濑户大桥是距离最短的，已于4年前开通。原来拖船摆渡需要2个小时，现在驾车只要40分钟。全长9400米，跨海高度为65米，上层公路，下层铁路，总投资11900亿日元。建设濑户大桥，用钢材69万吨，水泥280万吨。固定吊桥的最大钢缆一根重达6500吨，长1600米，直径为1米，用34417根直径为5毫米的细钢缆组成，一根大钢缆的细缆总长可绕地球3圈！人类的创造伟力如此神奇！

“建桥用了多长时间？”江泽民问道。

“9年。”

听说远处的南备赞吊桥长达1100米，总书记转过头，认真地问：“家宝，这桥有1100米吗？”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长，可能是我的视觉有点误差。”

看这气势磅礴的濑户大桥，不断用英语询问具体技术数据的总书记感慨地说：“建造这样的桥真不容易。我读书时学电机专业，对桥梁也很感兴趣。前些天我去看了上海的南浦大桥，那是我的一个宿愿。”

放眼濑户内海，岛上绿草，海上白帆，蓝天白云，春光明媚。代表团中有人提议：“总书记，这里风景好，大家想跟您合影。”“好哇！岚清，你也来。你这个经贸部长很重要。”总书记与代表团成员分批合影后，又招呼道：“记者

江主席在日本濑户大桥与中国记者们合影



也来。跟中国记者们合个影”……

这个民族很古老，可这个国家太年轻了。但不要小看这个不到 20 万平方公里、400 多万人口的“高山之国”，它与中国有着 1 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境线，而且玄奘西去取经曾路过这里，中国历史上著名大诗人李白当年就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碎叶河畔的碎叶城。碎叶，在唐朝与龟兹、于阗、疏勒一起并称为“安西四镇”，那时，中国的西部边界直抵咸海。现在，碎叶在吉尔吉斯的名字叫托克马克。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访问日程只有一整天。除了宴会、会谈、会见等日程之外，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就是参观玛纳斯国家公园。

如果按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公园实在不大，其面积顶多跟北京紫竹院公园差不多；而且，这个公园也太年轻了，建成还不到一年，一切都是崭新的。这是吉尔吉斯独立后，在民族史诗《玛纳斯》诞生 1000 周年时，依

照史诗中的传说而建造的，据说是重现当年统一各部落的民族英雄凯旋归来举行盛大祭典的场面。树不多，水也很少。一个用花岗岩石头建造的、有两三层楼高的检阅台，飘扬着各色有着远古韵味的旗帜，由十几根高大的石柱环抱。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有些中国八卦布阵的痕迹，还有一些雄鹰和山羊的雕像。跨过人工开掘的小河上的石桥，是为凯旋英雄准备下榻的蒙古包式的毡房，还有一些介绍民族历史的文字和图画。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高原的空气里都似乎飘荡着芳香。兴致勃勃的江主席和阿卡耶夫总统在这国家公园里，受到上万名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群众的热情的载歌载舞形式的欢迎，在接受了盐、面包和鲜花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祝福后，一个女高音热情地唱着一支悠扬又有点悲壮的歌，据说这是歌唱自然与土地，歌名好像是《我美丽的土地》。

在7月的夏日里，火热的太阳开始灼烧着人们的皮肤，站了一会儿，西装革履的我们已有些冒汗了。因为没有报道任务，我就离开仪式现场，到几座蒙古包式的毡房里转转。其中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圆形毡房的墙壁上的几幅壁毯画，引起了我的兴趣，便一个人驻足细细地观看。这时，吉尔吉斯方面身着便服的警卫守在门口，不再让人进入了。不知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把我赶出去。我感到纳闷：这屋子里也没什么呀！陈设十分朴素，采光倒是很好；除了几幅壁毯画，再就只有几个坐垫……

没一会儿，就听到一阵脚步和谈话的声音，好像是江主席。果然，阿卡耶夫总统挽着江主席的手进屋了，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吉国女外长奥冬巴耶娃也进屋了，还有一个翻

译，再就是我。原来是检阅、表演结束后，两国领导人要在这房间稍事休息。让我给碰上了！

进来几个摄影记者猛拍几分钟后，就被警卫请出去了；一个高个子警卫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自己离开了。房间里连我在内只有6个人！看了看壁画，阿卡耶夫总统首先坐在毡垫上；席地而坐，对于身材伟岸的江主席来说，有点不



主席、钱副总理与阿卡耶夫总统谈得是多么开心！
入毡房的我记录了他们的音容笑貌

便；我本想上前扶一把，但猛然想到，我不能暴露身份呀。钱副总理伸出手，江主席开玩笑地说：“自己来。自觉革命嘛。”两国元首谈天说地，兴趣盎然。江主席告诉阿卡耶夫总统：“我到过这样的毡

房，是在我国的新疆和内蒙古，也是席地而坐。”阿卡耶夫总统说江主席，“像真正的吉尔吉斯人。”钱副总理说起阿卡耶夫总统头戴的白色毡帽来，江主席评价是“又遮阳，又凉快”，说得大家都乐了。十几分钟过去了，启程时，钱副总理欲扶江主席起身，江主席摆了摆手，“继续革命嘛”，随即是爽朗的笑声。

钱副总理突然发现我这个生面孔，“你是？”我告诉我是记者。“哪个单位的记者？”“《经济日报》的记者。”“别的记者都没进来，你怎么就能进来坐半天呢？”我笑着说：“想办法呀。”其实我哪有什么办法。钱副总理听了：“好！这才是好记者。”江主席听到我们的谈话回头看了一眼说，“好哇”，

就同阿卡耶夫总统走出去了。随后，两国元首共同栽下了象征友谊的天山云杉。

阿卡耶夫总统真是热情，就像老朋友一样，对江主席是无微不至，甚至有时都超越了外交礼节。这位总统是个学者出身，当时中亚各国元首通过议会都修改宪法，将自己的任期延长到 21 世纪，但阿卡耶夫没有这样做。在江主席抵达前，阿卡耶夫总统曾接受我们的采访。

总统府是座 7 层建筑，由绿树花木和喷泉池环抱，气氛轻松宁静，看不到站岗的卫兵。堂堂的总统府有各色人们在等候，只要里面有人来接便可以进入。我们经过仔细核对名单和护照上的照片后来到总统所在的 7 层，又接受一次安检，在两个长着鹰一样眼睛的俄罗斯保镖（吉尔吉斯的国境线至今仍由俄罗斯边防军守卫着）的注视下进入了总统办公室。

总统办公室也就六七十平方米吧，铺着淡黄色的地毯，墙上也没有什么豪华装饰，也没有什么高档家具，一张特大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位置，显得朴素大方。阿卡耶夫总统笑容满面地与我们一一握手，没有去坐办公桌后面的大椅子，而是坐在我们中国记者中间，就吉尔吉斯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友好合作、



江主席访问等事宜娓娓而谈。1 个小时过去了，总统送别我们时，向我们每人赠送了 1 本介绍吉尔吉斯的英文画册和两支圆珠笔。可事先没说有赠送礼品一事，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幸亏《法制日报》记者孙太辉背包里有 3 条从国内带来的领带，质地虽然很好，但却没有包装。虽说解了燃眉之急，却有些对总统失礼了。

外交部长奥冬巴耶娃的办公室同样也不豪华，但墙上挂着许多绘画，显得很典雅。这位外交部长穿着朴素，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就像在厨房里刚做好饭后又来客厅跟朋友聊天的家庭主妇一样。她原来是驻美国大使，据说是很不情愿地当上外交部长。本来，驻华大使也是外长的人选，但他也不愿意当这在外人看来威风凛凛的外交部长。因为当着驻华大使，还兼任驻越南、印尼、马来西亚 3 国大使，月收入是 1 800 美元；而当外交部长月薪只有 800 索姆，才折 80 美元。看来，在这里外交部长是苦差。

吉尔吉斯的总统府是那樣的平易近人，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府似乎寒气逼人。

纳扎尔巴耶夫可能是个讲排场的人，他的总统府极其典雅气派。不要说我国的政府办公大楼，就是我见过的日本总理府、美国白宫与之相比，也显得有些寒酸。镜子一样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光洁照人的汉白玉楼梯、猩红色的纯毛地毯、美轮美奂的吊灯，甚至连厕所都强烈地显示着华贵气息。这里原来是列宁博物馆，苏联解体后改为哈萨克的总统府。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由法国专家装修，花了 2 亿多美元，而这里普通人的月收入平均只有 2 162 坚戈（1 美元折

66 坚戈)。

镂花的大门两侧站着手持上了刺刀长枪的卫兵，两个英俊的小伙子笔挺得一动不动，仿佛是凝固的雕像。大院里，一位指挥官正指挥 5 个仪仗兵正步操练，给人以威武庄严紧张的感觉。我们在传达室接受了第一次核对检查后跨入总统府大院；进入大厅后又逐个审看护照、过安全门、打开书包，携带的照相机必须现场按一下快门才放行；乘豪华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所在的四楼，又受到安全门的再度“欢迎”。

在厅外等候了好久，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进来了，他用老鹰一样的眼睛对每个人都长时间审视一番。不知为什么，这位总统竟“屈尊降贵”，手持一份采访的中国记者的名单，亲自一一点名后才让进入会见厅，可能是为了记住每个中国记者的面孔，合影时，他不像吉国的阿卡耶夫那样坐在大家的中间；而是自己一个人坐着，我们中国记者大家都站着。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按照我们事先提交的采访提纲侃侃而



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肯站起来跟我们合影

谈。我不懂俄语，不知他在讲些什么；但也不能干坐着呀！懂俄语的记者在认真记录，我打开本子写下这几天的见闻和感受。在场的哈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大概看我头也不抬地记得最起劲，把镜头长时间对着我，对着我的本子。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之外，我一句都听不懂！

后来我翻阅别人的采访记录，发现这位总统思维很敏捷，讲话条理清晰。老纳是很有威望的领导人，据说如果苏联不解体，他很快就会出任全苏联的副总理。独立后，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速发展计划”准备用 10~15 年的时间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几年过去了，哈萨克仍为扭转经济下滑局面而苦苦奋斗。不过，纳总统对中国很友好。

“世界上有 6 000 多个民族，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拥有自己的国家的话，整个地球就会一片混乱。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我坚决支持中国。”

阿拉木图是江主席出访欧亚六国的最后一站。会谈、宴会、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参观博物馆，还要在议会发表重要讲话，日程安排十分紧张。访问结束的前一个晚上，江主席接见了我国驻哈萨克使馆的工作人员。谈笑风生之间，江主席问道：这国务秘书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呀，我们记者也感到纳闷：江主席的参观活动怎么都是这位国务秘书陪同？不是还有总理吗？大使解释说：根据哈萨克的宪法，国务秘书是仅次于总理的第三号领导人，实际上现在的国务秘书权力极大，是总统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原来如此。江主席介绍这次欧亚六国之行的成果，勉励大家要胸怀开阔，